

台灣濕地91年01月號第32期

[← 上一頁](#) [下一頁 →](#)

## 半年後，重返官田

文／Ecojohn

七月十九日，從官田鄉公所前轉入熟悉的道路，再接上新鋪級配的產業道路，不過短短十公尺，嶄新的影像映入眼簾，讓我張大眼睛直直駛入這塊曾經熟悉的土地。

水雉復育棲地，我曾經在這裡度過半年時光，九十年五月到該年年底。我踏上工作站的廣場，熟悉的簡陋工作站已經不見了，眼前是兩棟單層建築物，一棟位在入口處，一棟位於廣場另一側，邱大哥念茲在茲，想要讓廣場像個樣子的工作站終於完成了，雖然就我理解，眼前的景象與原來的設想有一點出入，規模較小，但我可以理解，經費短缺必定迫使邱大哥切割自己的理想。

廣場周邊被茂密生長的牧草以及竹籬圍起，廣場南側明顯的立著一個觀測所，以竹籬蓬布搭成。所內二男一女，對我而言都是生面孔，就在我不知該如何開場白介紹自己，水雉爺爺已經從工作站走出來，笑著朝我走過來，很好，那是我期待已久的熟悉笑容。

水雉爺爺余桑笑罵著，控訴我的無情，離開之後就沒有再回來過。

我也笑著回答，我這不是回來看你了？

這裡已經跟你印象中的完全不同了吧！

是啊！那是當然。半年了。我已經半年沒有踏上這塊集悶熱、寒冷、枯燥、豐富於一身的好地方了！擁有新氣象是必然的，我知道，這裡只有勇往直前，不會原地踏步。那是這塊水雉復育棲地的屬性。

戴著帽子、頭髮灰白的余桑告訴我大家都在辦公室裡頭開會。在觀測所內進行拍攝工作的是大愛電視台的工作人員。

我們才剛聊開，一群人從屋內走出來，邱大哥、彩綢、仁邦、伯齡、勝發。大家紛紛恭賀我順利考上研究所，我只能害臊著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因為一切似乎只是幸運罷了。

我拍拍邱大哥肩膀：你辛苦了！這回換邱大哥笑開了。  
等大家寒暄一陣，我將行囊放下，有了機會好好看看此處的轉變。

廣場上立著三棟建築物。均以貨櫃改裝而成其上再搭以屋簷，用以遮擋嘉南平原的烈日風雨。入口旁的建築物是倉庫，作為堆放肥料機具之用，與之相連的是個簡陋的廚房，水塔以及廁所。余桑說至今還沒有好好使用廚房，太忙了！

我問余桑，目前工作站是否仍使用地下水？

余桑告訴我，已經從別的地方接自來水進來，用水方便多了。

廣場底部有兩棟建築物，一是辦公室，辦公室兩側分別為工具存放間與義工聚會所，三者相連而立。其後為一簡易的通舖，讓工作人員方便於晚間在此休憩。所有建築物都是單層結構。

廣場上除了去年夏天颱風季節搶救下來的老榕樹之外，其東側又立著另一顆老榕。余桑告訴我，這棵榕樹是今年三月才移植的，跟前一株同樣花了六萬塊錢才移植進來。兩株榕樹已經萌芽成長，樹與樹中間做為車輛停放處，日後榕樹枝椏伸展形成綠蔭，車輛便不會形同烤爐。

辦公室南側，與觀測所間有一小水泥構造的水池。作為灌溉水源的沈澱過濾池，讓嘉南大圳的水原先在此沈澱，去除福壽螺等有害物質。當然水源需求大時，顯然無法讓水源全都先加以沈澱，不過只要在水管口加上濾網，至少可以大幅度減少福壽螺的入侵。

談到福壽螺，福壽螺如今仍是水雉復育棲地一大危害，水岸邊植株依舊可以見到鮮紅卵塊斑斑。但余桑也說，或許是先前的生物防治法發生功效了。今年二期棲地的水池，福壽螺數量大為減少，或許是去年引入的烏鰡魚已經發生功效，據說該魚會吃食福壽螺。

竹籬巴旁立著簡易觀測所，雖說簡易，已經是相當別緻的構造，比起以前蹲在瓜棚下做觀察的日子，現在已經享受多了，坐在瓜藤攀附的蓬布下，涼風徐來，十分舒暢。籬笆上開了五個高低不一的洞口，透過這些開口，鏡頭與目光紛紛對準目標，我望向池內，蓮葉上，兩三隻金線蛙渾然不覺我的關切，正在嬉鬧著。池子遠端，水雉親鳥正在孵卵。

於所內進行觀測的兩位男子是大愛電視台的工作人員，另外一位小姐是鄰近鄉鎮的小學教師，因為對野鳥生態保育有興趣，前來擔任義工。這種炎熱的地方，這位小姐還是幾乎每天都過來，今天更延長了時間，因為池子裡，一窩水雉幼雛就要破殼而出，透過望遠鏡觀看，巢位上有四顆棕色水雉卵。其中兩顆已經被即將破殼的幼雛啄出小洞，每個人都十分期待。

勝發開玩笑說，進富太會選日子了，剛好碰到水雉幼雛孵化，第一隻就取名叫進富好了，以後就交給你照顧了。

伯齡在旁附會：不過要繫上腳環，不然以後搞不清楚他飛到哪裡去。

水雉卵孵化的盛會，大家以三架攝影機赴會。除了大愛電視台的機械之外，彩綢的攝影機接上向郭東輝前輩商借來的昂貴大砲，我想起去年，彩綢想拍攝水雉的相關畫面卻總是無法如願。另外，中華鳥會提供的一台攝影機也工作著，這台機械較為特殊，應該稱為實況轉播機具，先將影像傳送到電視，再由電視纜線輸出到另一組位在辦公室會客廳內的錄影機與電視，才能將影像錄下來。

真好！工作站不必再藉助外歷來拍攝水雉相關畫面。

所有池子都被竹籬笆或牧草圍起。籬笆上附滿藤蔓，形成自然的綠籬。仁邦領著我前往育苗池，想起去年臨冬前，植物生長緩慢、缺水、水棉又繁生的情況，想了許多辦法想要延續的這些水生植物，現在竟然在池子裡展現旺盛的生命力。延伸池內爬上提案的原生甕菜，佈滿水面、白花密密的印度

蒼菜，從原來大池子移過來的沙草科植物，綠意盎然的過長沙，開著白花的水芹菜，團簇生長的水蓼衣，宛如綠色小島的荸薺，插枝生長嫩葉粉綠的水柳，新播的常苞香蒲，去年種了多次總是失敗如今卻有一公尺直徑大浮葉的芡，開著黃花的美麗台灣萍蓬草是濕盟努力的結果…

去年冬天我的煩惱根源，如今好端端的長在池子裡，讓我莞爾。顯然我輕忽了生物自身的能力，又或者，接下這個工作的工作人員付出了可觀的心力？

十點一到，工作人員在邱大哥號召下，於辦公室內集合，繼續第二回和工作會議。我則坐在會客室望著電視，看著電視上的水雉影像。耳裡聽著眾人談論著似曾相似的話題，不期然有一股落寞感，淡淡的失落，感覺自己是個逃兵，從這件意義重大的復育工作中抽身而出，我只參與了開頭的部分，而後不了了之，就此告別？

總是如此，七股濕地的議題，我是半途加入的。四草濕地的議題，我也只是個過客。如今，水雉復育的議題亦然，這是冥冥中自有定數，或者是我的個性使然？像個浮萍，隨處漂流？

辦公室後方，一張新購白板，上面畫著格線，列出新的一年所有水雉築巢的紀錄，包括築巢時間、地點、孵化時間、孵育幼雛數量等等。到目前為止，整個水雉繁殖期約到一半，已經連續十六巢，孵育出二十隻幼雛，巢數應該還會再增加，有些今年孵完第一巢的雄水雉已經開始進行第二巢的孵卵工作。行事曆白板上則密密列著每天的工作內容，來訪者等等，這裡的生活依舊忙碌，依舊辛苦。

隨著會議的進行，彩網一如往常架著攝影機拍攝會議過程。

突然想起，彩網僅有一台攝影機，那麼正在觀測所內拍攝的那一台呢？

今年六月，工作人員在邱大哥帶領下，再度前往泰國進行第二波考察，重點是水雉的繁殖期。可是恰好再出國之前，彩網的設影機出了問題，檢查結果是零件鏽死，無法在出國前修好，工作站方面只好出資再買一台備用。現在兩台攝影機恰好派上用場，可以同步進行工作人員以及水雉生態的紀錄工作。

過午，會議結束，眾人一同到麻豆鎮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，順便聊聊近況，大愛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則留下來繼續拍攝、監測。才剛點完菜，邱大哥的手機又響起，某個電視台已經來到工作站，希望可以拍攝水雉畫面。不過由於對方未事先確定前來的時間，我們也只有吃完飯再趕回去。當我們急急忙忙回到工作站，與這家電視台工作人員見了面，不過一刻鐘，這群人就離開了。

我不禁納悶，這群人搞什麼鬼？

原來，惡形惡狀又一例。

這群笨蛋來到工作站，或許是器材準備不週，或其他因素，想借用他人的器材拍攝，他們相中的是彩網正在運轉的攝影機。大愛電視台的工作人員當然覺得主人不在，不應該隨意動用。

不料這些人竟然抱怨起來，說他們的時間不多，拍完馬上就要走了！

難爲了大愛的人，擋這群人直到我們趕回來。就像搶劫一樣，彩綢同意借出器材讓他們獲取影像，拍到了，這家電視台的人也就急急忙忙走了。

下午三點，邱大哥帶著大家在建築物旁砌紅磚步道。工作站的小工程，都是這樣一磚一瓦弄出來的，裡頭多的是義工的心血。

人，真的很奇怪。譬如來自各個團體的義工，不辭辛勞來到這裡，揮汗做這些辛苦工作，只因爲這些對水雉復育有助益。也有那麼些人，從不付出，或者未曾關心，有時僅是頂著好奇，便理直氣壯的想要得到自私的企望。

只是，理直氣壯者如滄海，無私付出者如一粟。

東方山丘上烏雲密布。在風雨來臨前離開工作站，我想著，這樣的不平衡，何時可以改善？▲

---

[回目錄](#)

[← 上一頁](#) [下一頁 →](#)